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翻译出版扶持专项（民译汉）

爱的倾诉

（维吾尔族）阿拉提·阿斯木 / 著

（锡伯族）郭永瑛 / 译

作家出版社

爱的倾诉

（维吾尔族）阿拉提·阿斯木 / 著

（锡伯族）郭永瑛 / 译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的倾诉 / 郭永瑛 译.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5.5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 民译汉专项

ISBN 978-7-5063-7992-2

I. ①爱… II. ①郭…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91837号

爱的倾诉

作 者: 阿拉提·阿斯木

译 者: 郭永瑛

责任编辑: 李亚梓

特约编辑: 张绍锋 郑 函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253 千

印 张: 19.75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992-2

定 价: 3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塔依的“恩惠”	1
第二章 塔依的另一张面孔	31
第三章 古丽波斯坦的花	54
第四章 凯麦尔的另一只手	63
第五章 塔依的计谋	69
第六章 肚里藏奸	82
第七章 众目难逃	89
第八章 金钱的魅力	99
第九章 艾斯卡尔的麻烦	104
第十章 塔依被凯麦尔攥在手心里啦	116
第十一章 古丽波斯坦的眼泪	124
第十二章 塔依知道了凯麦尔的意图	132
第十三章 塔依破财免灾	141
第十四章 古丽波斯坦与塔依离婚	151
第十五章 吐尔逊给儿媳妇开了一个小店	158
第十六章 吾甫尔生弟弟的气了	163

第十七章	一束花	167
第十八章	塔依遭到报应	171
第十九章	莎娜娃儿的烦恼	177
第二十章	塔依追悔莫及	180
第二十一章	莎娜娃儿的人生哲学	183
第二十二章	哈里姆拉提的决心	187
第二十三章	脆弱的人心	190
第二十四章	凯麦尔和古丽波斯坦的对话	193
第二十五章	旅游之夜	197
第二十六章	凯麦尔的人生哲学	202
第二十七章	做人难	205
第二十八章	魔鬼的谬论	208
第二十九章	哈里姆拉提和古丽波斯坦	217
第三十章	塔依的威胁不奏效	222
第三十一章	莎娜娃儿疯了	226
第三十二章	塔依跟踪古丽波斯坦	232

第三十三章	古丽波斯坦起诉塔依	240
第三十四章	凯麦尔的好运来了	246
第三十五章	古丽波斯坦笑了	254
第三十六章	早餐时的交易	257
第三十七章	凯麦尔的眼神	261
第三十八章	石头和玻璃的游戏	268
第三十九章	决定	272
第四十章	哈里姆拉提带莎娜娃儿去治病	277
第四十一章	吐尔逊让妻子进了城	281
第四十二章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结	286
第四十三章	塔依屈服了	290
第四十四章	凯麦尔的火没有点起来	294
第四十五章	古丽波斯坦哭了	297
第四十六章	结婚前夕	299
第四十七章	赚了钱的男人	301
第四十八章	为一个人送千朵花	306

第一章

塔依的“恩惠”

塔依的家，在街道的一个小溪边上，老远看到的那个非常气派的大门，就是他家的院子。这一天，塔依的妻子古丽波斯坦正在清扫着大门前的垃圾。清晨，从街道口吹来的清风，吹拂着她的长发，这时，她那粉红色的脸颊，就显得更加动人，那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也闪烁出迷人的光彩。当她拿着那把长长的草编扫帚扫地时，她那又粗又长的辫子，总是垂在前额上，来回地摇摆着，使她面容的表情，显得更加俏丽而活泼。这时，她那丰满的胸部也总是迎合着她扫地的动作，来回颤动着，就像两只欲飞的鸽子。这个五十来岁的女人，确实比实际年龄显得年轻，就像年轻姑娘一样浑身充满了活力，依然风韵犹存。

古丽波斯坦像平常那样，清扫完门前门后，走进了院子，坐到了花坛边。常年以来，她已经养成每天清晨，坐在花坛边上，与五彩缤纷的花朵，还有飞来飞去的蜜蜂、彩蝶、蜻蜓们嬉戏，有时候甚至和花儿们喃喃低语，这时塔依走出家门，和她开玩笑地说：“瞧这老婆子，又像蜜蜂一样嗡嗡着，你跟花儿们在说什么？花儿们的灵魂在和你交谈着吗？”

古丽波斯坦喜欢听他这样的玩笑话，每当听到这些话时，她的脸都笑成了一朵花了，她那开心的笑容，总是袒露出她内心世界的舒畅，塔依也非常高兴老婆这样，他虽然嘴里说着别的话，但心里确实

为老婆感到开心。

“花儿们生我们的气了，塔依。它们在说，我每年为你们献出我所有的美丽，为你们盛开，但是你们从来没有亲吻过我，有时甚至把我摘下来，让我变成枯枝烂叶。”像花一样美丽的古丽波斯坦笑着说。

塔依笑了笑，来到古丽波斯坦跟前，抓起她又粗又长的辫子说：

“我们应该把‘家畜不随主人，等于白养’这句话改成‘花儿不随主人，就不是花。’古丽波斯坦，这些花都随你了。”

“别人养的花不会说话，可我养的花就会说话，塔依。”古丽波斯坦含情脉脉地看着自己的丈夫说。

塔依哈哈大笑起来：

“你现在说话越来越深奥了！”塔依说着，用他那粗壮的手，捏了一把她的腰身说：“你变得也越来越丰满了，就像十五的月亮一样。”

古丽波斯坦舒心地笑了起来。塔依经常有意无意地用这样、那样的话语，逗她开心。

近来，古丽波斯坦平静的心境，似乎被扰乱了，她做梦都想不到，对自己一向温柔、体贴、幽默的老公，竟在外面有女人了。这一天，古丽波斯坦站起来，来到水房。她提了一桶水来到花坛前，满眼盛开着的五颜六色的鲜花，都在朝她微笑，鲜花袭人的香气，在围绕着她。古丽波斯坦开始愉快地和鲜花们说起话来。鲜花听到她亲切的话语后，似乎也高兴地在点头示意着什么。她用大白勺从水桶里，舀上水，浇到花根上，然后又往花骨朵上，喷洒水雾。花卉得到水的滋润后，仿佛向远处的蝴蝶，发出了信号。还没等古丽波斯坦喷洒完水，一群五彩斑斓的蝴蝶，已在花卉上方飞翔起来。蝴蝶们向花卉致意问候之后，便落在花卉上，开始采花蜜，为酿蜜做着准备。古丽波斯坦每当看到，在这个小小的花园里，含苞怒放的花朵和翩翩起舞的彩蝶，心情总是特别的舒畅。古丽波斯坦从花丛中，摘了一朵最美的玫瑰花，放到鼻前嗅了起来。这时，他们邻居的鸽子，从她的头顶上

飞过。她抬起头来，朝天空望去，一群白鸽子，在蔚蓝色的天空上翱翔着。她看了看手中的花朵，然后朝屋里走去。

她进到屋里，来到了塔依跟前。塔依在酣睡中。清晨柔和的阳光，透过窗户，撒在塔依的脸上。古丽波斯坦坐在床边，抓住丈夫的手，塔依的鼾声顿时停了下来。古丽波斯坦笑着把手中的玫瑰花，放在了丈夫的嘴边。花的芬芳，在屋子内弥漫开来，也使塔依从梦中醒来。塔依睁开眼睛，把鲜花拿在了手中。

“哎，我正在做一个好梦，我们俩骑着天马，正在天上飞呢……”塔依笑着说。

“那不可能是我吧？”古丽波斯坦看着塔依说。

“你就是这样不相信我！哟，一大早，给我送花来了，你真是我仙女一样的好老婆呀！”

“我刚才给花浇水，这朵玫瑰花，好像认识你，说‘我要见塔依，请你把我带到塔依跟前去’，所以我把它摘下来，给你带来了。”

“哎哟哟，你都会让花说话了！我害怕会说话的花！”塔依和他妻子开玩笑地说。

“瞧你说的，你现在倒害怕起我的花来了！”

“哎哟，好了，好了。你再不要说这种话了，否则我会生病的，我今生不就是在为你活着吗！”塔依握着古丽波斯坦的手说。

“如果你说的和做的一样，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比我更幸福的人了。”古丽波斯坦盯着塔依的眼睛说。

塔依已明白了妻子话中的意思。他忙把眼睛从妻子明亮的眼神中移开了。

“你是不是昨晚做了个不好的梦？怎么像算卦的巫婆一样唠叨个没完？”塔依说。

“胡大会在梦中告诉我们弱者，所有的一切事情的。你在外面干的事，经常在我梦中呈现……”

“看样子，以后我们睡觉的时候，需要把我们俩的枕头调换一下。我经常梦见的是逗你开心，给你买漂亮的服饰。你呢，恰恰相反，躺在我怀里，却尽梦见一些奇怪的事。”

“问题不在枕头上，塔依，而在心里！”古丽波斯坦说。

“我们俩吃一锅饭，都快三十年了。到现在你还说这种话呀？我们大半辈子都过去了，就不能说一些好听一点的吗？”塔依望着妻子的眼睛，似乎有些不理解地说道。

“我当然了解你！但是，自从你当了厂长后，你就变了，就连笑，也和从前不一样了，除了牙齿以外，其他地方都不笑。以前从农村来个亲戚，你那个勤快劲。催我赶紧做饭，向他们问寒问暖，他们生活好了，你高兴，有困难了，你关怀。可现在呢？现在你见到他们，只勉强说一些：啊，你们来了？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之后就说自己事多，比较忙，就从家里出去……”

“行了，说一点正经的，你说你要上山去，你院子里的花怎么办？”

“你给它们浇水呀？”

“你的花，我浇水了，它们会开花吗？”

“难道你在别的地方，还有花吗？”古丽波斯坦意味深长地盯着丈夫的眼睛说。

“你说话越来越有水平了。我看你已出师了，我干脆在街道上办个学校，你去教书吧！”塔依笑着说。

“去你的吧！”古丽波斯坦笑了。塔依紧紧抓住了她的手。

“你好像十几年了，没摸过我的手了，怎么突然摸起我的手来了？”古丽波斯坦说。

“我喜欢你的手，是你的这只手，让我飞黄腾达的……”塔依搂着妻子的腰往床上拉。

“别丢人了，女儿们马上就回来了！”

“哦，对了，她们到哪儿去了？”

“她们上街去了，说是要买一箱苹果。”古丽波斯坦说。

“苹果沿途多的是，从街上拿到家里，再从家里，拿到汽车上，多麻烦呀。”

“女儿们也许想买一些，好一点的苹果吧。”古丽波斯坦说：“你快起床吧，我们该吃饭啦。”

“等孩子们来之前，我们睡一会儿吧！”

“疯子！……”古丽波斯坦笑着从屋子里出来了。

“这个老婆子，变得粗鲁起来了，以前我假装吻她一口，她会高兴一年，现在学会不耐烦了……依沙木大叔常说：‘现在的女人学滑了，世界末日来临后，女人会变得更狡猾！’看起来是真的啦！如果在这个世界上，忠厚或懒蛋的人减少了，那我们这样的人就更没有市场了！”塔依自言自语地说着。

塔依起床后，穿上衣服，来到了外面。他抬头望了望天空。天空上，邻居的鸽子们，愉快地鸣着鸽哨，在自由自在地飞翔着。

“好邻居的鸽子们，在天空中飞的好起劲呀！对吧，老婆子！没有比鸽子更好的东西了。有人说，没有老婆的人看着鸽子，就会感觉自己有了老婆，这个话可能是真的！鸽子非常好养，只要你把它肚子喂饱了一次，它终生都不会离开你的天空的。”塔依说道。

“你现在把我比作鸽子了吧！”在凉棚下，准备早饭的古丽波斯坦笑着说道。

“我把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比作你，老婆子，这方面你不十分了解我，我虽然嘴里不说，但心里想的，都是这些。”

“瞧他说的……”古丽波斯坦自言自语地笑着说。

“如果我们俩变成鸽子的话，我们就一起飞到天堂上去！”塔依说。

“你不会变成鸽子的，因为你虽然嘴上说喜欢鸽子，但实际上，你不喜欢，你是一直都想变成鹰的！”古丽波斯坦笑着说：“你只管说话了，快洗脸，女儿们马上就回来了，我们吃饱饭后，还要上路呢！”

塔依来到果园，洗完脸回来了。

“老婆，擦脸毛巾呢？”塔依说。

“挂在果树上的那块白毛巾，不是吗？”古丽波斯坦说。

“那个我看见了，我是问那个带花的毛巾！”

“乖乖，都一把年纪了，还闹着要带花的毛巾！”

“别这么说，老婆子！别说老了的话，我身上的十朵花，别说开一朵，连半朵都还没有开呢。感谢胡大，就是十八岁的小伙子，也赶不上我。人活到五十，就知道珍惜一切了。别说是带花的毛巾，胡大恩赐的话，以后，我们还要用皇后用的花绸缎擦脸呢。”塔依笑着说。

“你就吹吧！”

“快把那个花毛巾拿来，我把脸擦一下，不然的话，风骚的风，会舔我的脸的。”

古丽波斯坦进到屋里，拿出花毛巾，递给了塔依。

“这还差不多，我们是花儿一般的人，就应该用花一般的毛巾！”

“自己夸自己的，都是头等的大傻瓜……”

“那是过去的老话！现在，如果你自己看不起自己，别人就会搞臭你，现在的世道，就是这样……”

“塔依，你看，温且姆她们回来了！”

温且姆和阿米娜兴高采烈地从大门走进来。

“来来来，女儿们，一大早你们就上街去了，好，你们买东西还不少嘛！”塔依接过温且姆手中的包说。

“我们连在山上吃的蔬菜都买了，爸爸。”塔依的二女儿阿米娜笑着说。阿米娜的个儿头，比她姐姐温且姆的个子还高。

“辛苦你们了，孩子们，其实这些东西，我们在路途买，就可以了。快去洗手，我们吃饭！”塔依说。

“苹果也买了，爸爸。”温且姆笑着说。

“好，这个假期，你们在山上好好地玩，别忘了带上书，不想玩

的时候，就给我们念念书。”塔依说。

“快洗手，吃饭。”古丽波斯坦说。

温且姆和阿米娜到果园里去了。

“老婆，已经八点了，我们九点钟出发。路途我们要走三个多小时。我现在给泰来提打个电话。”塔依说。

塔依进到屋里，给他的司机泰来提，打电话去了。

“喂，是泰来提吗？是我，从县上来了几个客人，我们准备带他们上山。这几天，你就好好休息吧，我两三天就回来了。是的，我开丰田车去，桑塔纳不适合山路。我们准备九点钟出发，现在还有一个小时时间，你给备用油箱里，也加满油，把车开到我家里就行了。你说酒吗？酒，我在路上买就行了。什么？车里有酒？那好吧，那我就不买酒了。就这样吧，别人问起我，你就说不知道……”

塔依放下电话，来到了院子里。

妻子和女儿们，来到餐桌前坐下后，塔依过来，也坐在了妻子跟前。古丽波斯坦给他倒了一碗茶。

“来，孩子们，喝茶。”塔依看着女儿们说。

“您也喝茶吧，爸爸。”温且姆说。

“感谢胡大，你们的学习都不错。当初我没能继续上学，那时因为我们没有条件。上大学我们连做梦都不敢想。我两个哥哥，好不容易才念完小学，还好，现在认得几个字。我爸爸一直供我念完初中。如果我没上学，可能我一辈子所见过的‘世界’，也就是我那个村子了。”塔依说。

“如果你一直待在农村的话，你也许是个大队长，或是毛拉，整天牵着别人的鼻子，瞎转悠。”古丽波斯坦跟她丈夫开玩笑地说。

塔依放下手中的茶碗，笑了起来。

“妈妈，您别这样说爸爸。”温且姆看着妈妈说。

“没法子，孩子们。农村人到城里来，就是受欺负的。我爸爸给

我说过这样一件事，这件事我怎么也忘不了……那还是我小的时候。有一天，我爸爸进城，到‘红旗百货大楼’买东西。从商场出来时，有一个擦皮鞋的小男孩，拽着他说：‘大哥，我给你把皮鞋擦一下，你的鞋子都发白了。你可能是农村来的吧，这样多不好看’，就强迫我爸爸，坐在凳子上。我爸爸就让他擦了皮鞋，擦完鞋子后，我爸爸给了那个擦鞋的孩子钱后，就回家了。晚上，脱掉鞋子一看，鞋的后面根本就没有擦，白白的。我爸爸笑着对我妈妈说：‘城里的孩子太坏了，我掏钱擦了鞋，结果鞋的后面连一点鞋油都没沾。’我妈妈听了后，笑得肚子都痛了。城里人不光欺负我们，孩子们，我们的祖辈，也是这样被他们欺负过来的。”塔依笑着说。

“现在，可没有那样的傻乡巴佬了。”古丽波斯坦说：“现在的农村人，变得聪明了，一到城里，就把不住自己了！”

塔依听到这话，捏了一下妻子，示意她不要在孩子跟前乱说。

“农村人其实很老实，妈妈。我们班里，有几个从农村来的女学生，她们抢着干宿舍的卫生，有时，甚至还帮我们洗衣服呢。”阿米娜说。

“是的，孩子们。农村的女孩子老实，但男孩子调皮。尤其是来到城里，落了脚的更调皮。”古丽波斯坦气她丈夫说。

“行了，孩子他妈！”塔依说，“没有农村人，吃的从哪里来呢？”

“我爸爸说得对，我支持我爸爸。”温且姆摆弄着头说。

“我也赞成爸爸说的。”阿米娜说。

“我把你们养大，现在长大了，你们就都向着你们的爸爸，我真是白疼你们了。”古丽波斯坦说。

塔依和孩子们都笑了起来。

“爸爸，我们在山里住几天？”阿米娜问。

“去问你妈妈，孩子们。我把你们送到山上后，我就回来。你们回来时，给我捎个信儿，我再去接你们。”塔依说。

“那就是我妈妈说了算。我们多待几天吧，妈妈。”温且姆说。

“你们说什么时候回来，我们就什么时候回来。反正我是没事可干的人。你们的爸爸，让我成了闲人。当初，我说从厂里退休，你爸爸说那样会如何如何吃亏，提前退休工资会很低，还是等到了退休年龄了再退。我也就信了他。现在可好，工厂停产了，我完全没事干了，整天闲待在家里！”

“你怎么又旧事重提了？”塔依说。

“再旧也是我的事！我干了二十多年，单位就这么没了……”

“我不是把你工龄钱，给你要回来了吗？！”

“我除了钱，就不需要别的东西吗？你让我没有了朋友，失去了大伙儿。我让你把我调到政府哪个单位，你又不是办不到，可你根本就不当一回事儿。”古丽波斯坦说着，说着，开始生起气来。

“你都老了，还干什么工作，我不是每个月，都在给你发工资吗？”塔依说。

“除了钱，我就不需要别的什么了吗？”古丽波斯坦望着塔依的眼睛说。

“你别生气了，都是我的错。”塔依说。

“这件事，你想认个错就完了？”

“那我该怎么办？”

“你给我赔！”古丽波斯坦说。

塔依笑了起来。女儿们也跟着笑了。

大门前传来了汽车停下的声音。

“可能是泰来提来了，我出去一下。”塔依站起身来，朝外边走边说。

果真是泰来提开的车来了。

“你来了，兄弟！”塔依和泰来提打招呼道。

“你好，塔依大叔。两个油箱都加满了油。车里有一箱酒，我在

来的路上，又买了一箱啤酒。”泰来提说。

“太好了，兄弟。你把车钥匙给我，我自己带客人去。你记住，有人问起我，你就说没有见。不然这些人，休息天也不会让你休息的。”塔依说。

“好的，塔依大叔。”泰来提说。他把车钥匙交给塔依说：“我回去了，有什么事，就给我打电话。”

“让你步行回去啦，兄弟。”塔依说。

“没关系，反正我家离这儿又不远。”泰来提说。

塔依返回到院子。

“孩子们。你们快准备吧，我们该上路了。”塔依说。

“你回来前，咱们家没人看不行吧，塔依？”古丽波斯坦说。

“现在的小偷，不偷农村人的家了。”塔依开玩笑地说。

“这个家有农村人的什么呀，全是我们城里人的家当。”古丽波斯坦说。

“那就找个人看家吧！刚才我还不如把大门的钥匙，交给泰来提呢。”塔依说。

“你现在给泰来提打个电话，我们把钥匙放在邻居家，就说我回来前，让他把房子看一下。”古丽波斯坦说。

“那就这么办吧！”塔依说。他进屋给泰来提打电话。

“温且姆女儿，你给你爷爷打个电话，让他们准备好，在大门口等着我们。”塔依说。

“好的，爸爸。”温且姆说。

“阿米娜女儿，你多带些衣服，如果山上下雨，你们会冷的。”塔依说。

“好的，爸爸。”阿米娜说着进屋去了。古丽波斯坦在水房前，正往大包里不知在装什么。塔依手里旋转着车钥匙，来到了她跟前。

“你把头发剪了，烫成卷发不行吗？”塔依跟老婆子开玩笑地说道。

“怎么了，你现在看不上我这个样子了，是吗？”古丽波斯坦说。

“不是那么回事。我不是从美学角度，说你的头发，可能整个城市，就剩下你一个人还没有烫发了吧！”塔依盯着古丽波斯坦的眼睛说。

古丽波斯坦也盯着塔依的眼睛。

“哎，你还有什么要说的？我是不是也应该把眼睛描的，跟大街上的风骚女人一样？”古丽波斯坦说。

“我有那么大的福气吗？我都老了，你就饶了我吧！”塔依说道。

“你怎么像个滚来滚去的西瓜，一会儿又滚到这边来了。那一天，你说：我还没老呢，我身上的十朵花，连半朵都还没有开呢，还在含苞欲放呢？”古丽波斯坦说。

“人呢，有时候会变得跟小孩子似的。所以呀，有时候不是笑，就是哭嘛！”塔依说。

“你呀，塔依，你是吃在碗里，看在锅里。”古丽波斯坦说。

“你呢，你现在变得跟算命的巫婆一样，喜欢唠叨了。我是不是应该给你开一个专门算卦的铺子？”塔依笑着说。

“你要想让我快点疯的话，就那么办吧。上一次，在别人的婚礼上，有个女人说，现在当官的人里流传着这样的话，如今有三种幸福：一是人到五十还是单身，那他就有机会娶年轻姑娘。二是发财，三是升官。你的想法，也和他们一样吧。”古丽波斯坦说。

“你快给我闭嘴，老婆子。我能有今天，全是你的功劳。我如果失去你，失去你的支持，那我就完蛋了，我的眼睛就要瞎了。”塔依说。

“其实你应该当一名演员。”古丽波斯坦说。

“是啊！现在所有的人都是演员，老婆子。你快叫上女儿们上车把，我把大门的钥匙，留在阿不力克木大哥家。”塔依说着从院子里走出去了。

古丽波斯坦和女儿们提着包，来到了大门口。女儿把包和其他东